

钟声

Zhong Sheng



- * 二零零六年美东校友聚会
- * 金荣熙老师的纽约之行
- * 位育排球情结的延伸
- * 汤沐海校友北美演出圆满成功
- * 母校近况
- * 美丽的回忆-纪念母亲陈文丽老师
- * 文乔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位育中学校友会北美分会会刊
January 2007, Volume Thirteen



目录

二零零六年美东校友聚会	2
金荣熙老师的纽约之行	3
听校长讲那过去的事情	4
回忆同李楚材老校长的一次见面	
五月十三日纽约“一聚两会”随记	6
母校近况	7
四十五年前位育中学五年制试点钩沉	8
位育排球情结的延伸	10
美丽的回忆	11
纪念母亲陈文丽老师	
别母诀	12
猴年马月歌	13
文乔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14
唐吉诃德的崇拜者	15
花发沁园春	16
祝汤沐海校友北美演出圆满成功	
偷得浮生半日闲	16
Build Your Own Dream House (II)	17
书评: On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by Nien Cheng	21
Author Nian Cheng's Story	22
Wei-Yu Alumni Association Membership Form	23
Financial Statement	24
Wei-Yu Alumni Association Membership Listing	25
征稿启事 / 编者按	40

二零零六年美东校友聚会

陈海文

应《钟声》编辑部之邀，为校友会聚会写一篇报道。说实话，来美十几载，朋友之间的交流的渠道，往往是打电话和msn网上交谈，email也只是写一些简单的信息。十几年来能记忆的长篇文章写作，还真是第一次。盛情难却，只能将此文作一次抛砖引玉，希望今后有更多的能人参与推动我们的校刊编辑发行。

言归正传，5月28日，应好客的东道主吴攸承夫妇及全家的热情邀请，在校友会热心人徐慧丽学姐的精心组织下，美东校友会一行二十余人聚集在吴攸承家中，其中包括王群老师，陆俊杰夫妇，全惟伦夫妇，高运萍，徐慧丽，王师尧，陈海文，陈益民罗首初夫妇，洪钧言，洪波，田瑞芬，宋微楚夫妇，更值得一提的是蒋青校友不仅带来了夫人儿子，还从宾州远道接了岳母来参加聚会。今年的聚会中还注入了新鲜血液——78届的许建校友首次和大家见面，非常高兴，并希望今后能联络到更多的新人参加。

初夏时节，晴空万里，中午时分，大家顶着骄阳从不同的方向驱车来到了吴攸承学友在上州（毗邻纽约市北部的地区）郊外宽敞的住宅。但见四周大树参天，风景如画，后院中绿草茵茵，鲜花盛开。每一位校友都带来了一道自己烹调的拿手好菜，好客的东道主不但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而且还备齐了各式时鲜瓜果和饮料。校友会则准备了众人爱吃的寿司。

大约下午一时左右，人员陆续到齐。但见桌上堆满了五光十色的美味佳肴和时鲜瓜果，香气扑鼻。正值端午时节，宋微楚还为我们带来了正宗的上海乔家栅肉粽。看着这些美味佳肴，嗅着时时飘来的阵阵香味，经过长途驾车的校友们更觉饥肠辘辘，大家不由分说，拿起盘叉，毫不谦让地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个个盘中的食物都堆得像小山似的。大家都舍不得放弃品尝各家手艺的机会，因为每一盘菜都给我们极大的诱惑。经过这次聚会，每个人一定增加了好几磅。

端着满满的盘子，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

围坐在一起，一边津津有味地享用着精美的食物，品尝着各家的手艺，一边侃侃而谈，海阔天空，从过去到现在，从自己到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谈论的最多的当然是我们的母校，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美好的中学生活。大概是老三届居多的缘故吧，大家谈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之后的艰苦奋斗的经历。几十年人生坎坷，每个人都感慨万分，但都不约而同地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不约而同地感谢母校对我们的栽培。

大家在一起还回顾了校友会这一年来的运作，对为校友会付出极大心血的骨干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我们北美校友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经常举办各种聚会活动，接待国内老师们访美，促进国内外校友的广泛联系，以及出版我们的刊物《钟声》，都是与他们的辛勤付出分不开的。尤其是徐慧丽校友，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楷模。为了使校友会的工作更上一层楼，在这次聚会中，大家也酝酿推荐了一些骨干组成了几个工作小组。《钟声》期刊由罗首初为召集人，瞿德霖，吴攸承，蒋青，洪钧言和田瑞芬为编辑组成员。财务工作继续由徐慧丽担任，周家钧为校友网页的负责人。校友会的聚会活动由俞沐民，宋微楚，吴攸承和洪钧言负责。大家期待新班子能为我们活跃的校友生活增添新的篇章。

时间不知不觉地在大家热烈的神聊中过去了。下午4点左右，大家排队拍照，让每位与会的校友留下难忘的美好记忆。照后，大家余兴未尽，又兵分二路，一路由陆俊杰和全惟伦带领直奔世界闻名的西点军校参观，另一路由徐慧丽等带领，驱车前往上州著名的大熊山游览。我们的聚会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尾声：我想每一个与会者都有这样一种感谢之意，感谢东道主吴攸承一家的热情好客和徐慧丽校友的精心组织。每一个与会者都有这样一个愿望那，希望新班子今后能更多的组织类似的活动，联谊校友，弘扬校风。

简讯



位育校友薛亮（67届中二（6）班），现为中国农业部总经济师。2006年秋随中国新闻代表团来美国访问。他在纽约逗留期间，于10月14日与北美校友洪波和罗首初一晤叙旧。



北美校友网页载有钟声第十二期，65届高中，65届初中和66届高中师生纪念毕业40周年的文章照片，与大家共享。网页地址为：<http://groups.yahoo.com/group/weiyu>。



金荣熙老师的纽约之行

俞沐民

2006年8月6日，一个盛夏的星期天中午，在纽约新近旺盛的第二个华埠——法拉盛的一个豪华餐馆，大名鼎鼎的东王朝的二楼大厅里，十几位位育师生高兴地相聚在一起，热烈欢迎位育的特级优秀数学教师金荣熙老师携夫人郑老师赴纽约旅游观光。今年六月，金老师与郑老师首先到北卡去探望了儿子，然后到美国各地旅游一番，定于8月返回国内。

正值此时，我们美东位育校友会的首任会长李忠明校友也由上海返美，特地从华盛顿赶到纽约来参加这个盛会。

上午11点30分，各位老师 and 校友早已纷纷赶到了餐馆，他们是王群老师，李忠明，徐慧丽，罗首初，宋微楚，王师尧，吴攸承，王南田，俞沐民，高运平，洪波。吴攸承校友特地早早地赶到金老师的下榻处，把他们接到餐馆。

在喧闹的餐馆大厅，大家围桌坐下，以茶代酒，祝金老师与郑老师赴美旅游愉快。金老师首先非常兴奋地对大家讲了话。他说，今天在这里与位育师生相聚，是我这次旅美行程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我从1964年加入位育教师的行列，一直到去年—2005年退休，在位育任教41年整，曾于1993年荣获苏步青数学教师奖，又于1995年得到特级教师称号，为我们位育争了光。他谦虚地表示，这一切都归功于位育同学们的努力与支持。

金老师越讲越兴奋，还向大家披露了他与郑老师的一个秘密。原来郑老师也是我们位育的校友。当年金老师任教时，她是高年级的学生。是黄承海老师作的大媒，使他们以幸福地步入了婚礼的大厅。大家听了金老师的叙说，都不禁笑了起来。

吴攸承校友曾是金老师的学生。他为金老师特地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每个在场的师生都在纪念册上写下了对金老师和郑老师的美好祝愿。金老师万分高兴地接受了这本珍贵的纪念册。吴攸承校友还激动地讲述了一段他记忆犹新的位育经历。他说，当年金老师带领他们到七一拖拉机厂去学工，并且上机械制图课。经过金老师的精心教导，他学得很扎实。在吴攸承赴美

留学之后修机械制图这门课时，一次考试就达到了免修。这是位育师生所创造的千千万万的奇迹中的一个。在这次聚会中，我们的老会长李忠明校友向大家介绍了海归三年以来的经历与发展。李忠明校友有在美国FDA（联邦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期工作的丰富经验。回到上海之后，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开发区组建了一个研究制作传染病疫苗的公司：上海海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当前，由于连霉素长期使用，结核病菌抗药性日益增长，连霉素失效率高达25%，所以中国的肺结核传染病发病率已高于肝炎，急需研制新的疫苗与药物。李忠明校友经与上海市生物研究所的赵国屏校友的联系，争取到了国家的科研经费。目前，他的公司已有二十多位工作人员全力以赴投入研制工作。最近，他又与美国微软总裁盖茨的基金会联络，争取从那儿得到进一步的资助，以加速他的公司的药物研制进程。

李忠明校友一贯非常关心与致力于我们美东校友会的发展。在这次聚会中，他提出了两条建议。

第一是他已与洪大德，何祖明等校友联络好，准备成立位育美东校友会海归分会。希望我们总会能多多予以支持和保持联络，以利共同发展和开展活动。李忠明校友表示非常欢迎回上海探亲或海归的师生与他联系。他的手机号码是13918868031。

第二是他提议徐慧丽校友接替朱凯靖校友任当前的会长。徐慧丽目前担任的财务工作，则移交给吴攸承校友。这项建议尚待大家进一步确定。

在宽敞的餐馆大厅里，十三位位育师生团团围着一张大圆桌热烈而兴奋地交谈着，一碟碟精美的广东小吃不断地从经过的推车上被端上餐桌供大家饱食一番。时间一晃已近下午二点。位育师生们利用这难得的宝贵时刻，合影留念。随后大家依依不舍，相互告辞。

吴攸承和洪波校友接着又热情地驾车带领金老师与郑老师到曼哈顿的几个主要景点游览了一番，为他们的纽约之行添加风采。



自从开始了寻找46年前的同窗并等待着大家一起回母校聚会的那一刻起，我的思绪就不能平静。重新脉动的回忆把我多少年来几乎遗忘了的故事一个个淡淡地映衬了出来。孩提时代的我们是一群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孩子，当我们在母校不知不觉地接受着人生的早期教育的时候，我们还并不怎么了解母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清楚母校对我们的期望，更不怎么会知道我们能作为位育小学的学生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后来我们渐渐地步入了成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时代的磨练和坎坷。回首往日的足迹，孩提时代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情结始终深深地烙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伴随着我们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行为、认真地走过自己的一生。

小时候，我们同学以及我们和班主任老师朝日相伴，六年来可回忆起的很多东西。可我们当时和校长的接触其实很少，能回忆起的故事也更少。吴美真校长同我们共校六年，大家还比较熟悉些；李楚材校长好像除了在小学一、二年级的开学时给我们做过两个报告（记得那时候四个班的小孩子们在藕初堂里的长条凳上正襟危坐，很累）外，再没有和我们单独接触过。在我眼里，李校长是一位大人物，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哪一天我会和李校长面对面地交谈。

也许是缘份吧。大约二十年后（哪一年哪一天具体日子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时四人帮已被打倒，我国的教育事业正重新恢复和蓬勃发展时），我有幸在南京遇到李校长，并和他促膝长谈。那次相遇对我来说，实在是记忆深刻、一生难忘。

我那时正在南京工作，一天，有两位比我低几班的位育在宁校友（恕我该死，我后来离开南京去了海口十余年，把他们的名字倒给忘干净了）来信同我联络，打算成立一个在宁校友联络会。我被他们的热心和居然能找得到我的这种努力所感

动，就积极参与了组织活动，搞点聚会什么的。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是李楚材老校长要来南京，有人提议找四五位校友代表南京联络会欢迎一下李校长，我是老位育的了，又比较随和，所以被选中。我当然不会推辞，欣然按时前往。

那个时候的所谓欢迎会，既没有酒席饭菜，也没有瓜果茶烟，仅仅是大家围一小桌，置上三五条板凳，摆上几杯白开水，人到情到而已。古人云，君子之交淡

如水，这种极其简单的氛围似乎更加融合了师生之间的纯朴情感。我们交谈的气氛非常轻松，根本想不到其实我和李校长是第一次接触（实际上也是最后一次接触）。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记得那天李校长显得相当激动，他象一位长者面对着围坐在他身边的自家的小辈一样，慢慢地、若有所思地、如数家珍似地讲着位育的过去的那些大事小事。他给我们讲的那些故事大部分我们过去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位育小学创建于1932年，”李校长说，“那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日子！”

“继918事变后不到5个月，日本鬼子就又在上海挑起了128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激战了三十三天。其间日本鬼子轰炸民房，扫荡乡里，滥杀妇幼，惨无人道，造成上海地区四周百姓，水深火热。战后，上海各界爱国知名人士，亲自下乡调查沪郊损失，取得证据，备送民国政府向日本索赔交涉。当时有实业家穆藕初先生、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实业家黄延芳先生（还有几位，李校长讲了可我忘了）等人组团前往重灾地区闸北，调查战区破坏情况，见到不少农庄和市镇房屋、图书馆倒塌起火，已成废墟，更见到当地农民的生活尤其困苦，一个个义愤填膺，难忍国耻。当夜回城，因没有汽车可乘，一行人租了一叶小船花了一夜时间慢慢划回市区租界。就在这只小船上，全团诸君感叹我泱泱中华，屡遭国难，政府无能，百姓遭殃。想起这次淞沪之战，造成多少平民无家可归，民国政府能向日本侵略者交涉成功吗？说白了，弱国无外交！于是众人借着小船上的烛光，共议强国之策：认为推动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和知识文化、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是各位目前切实可做的强国之举。中国的强盛必须寄希望于第二代、第三代有知识的爱国的年轻人，可上海当时有些名气的中小学，很多却偏偏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中国人一定要办好中国人自己的学校！’——在穆藕初先生的倡议下，当即

筹议：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先办一所自己的小学，以作示范；命名为《位育小学》，取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句，实含生长创造之意。穆藕初先生被推为董事长。学校决心聘请上海最优秀的教师，使用最新的教材，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把学校办成能同上海所有包括外国教会学校一争高下的一流名校！把培养下一代的权力从外国列强那里一步步夺回来。

“1932年秋，位育小学如期开学。惊动上海各界人

听校长讲那过去的事情

位育小学1960届六（甲）班毕业生 潘重
回忆同李楚材老校长的一次见面

士。学校从建校一开始起，就在首任校长杨卫玉先生的领导下以其校风高尚、师资优良、教学认真、学子优秀而备受业界关注与称颂，学校名声不胫而走。尽管她是一所民办的所谓私立弄堂小学（那时候有点名气的学校很少有把校门开在弄堂里的），但远近很多有识之士还是嫌路远地把自家孩子送来就读，位育小学很快就成了上海滩上有名的小学校。苦于学校招生规模有限，入学名额日趋紧张，迟报名入学者难免望洋兴叹。所以位育小学的发展一直是学校十分关切的大事。学校最早是租一花园洋房当校舍的，无从扩招发展，直到后来在襄阳南路租了五亩多地，自建教学大楼、大礼堂和住校师生宿舍，才初步解决了学习环境的问题。

“位育的教师不仅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是非常爱国的。”李校长水都不喝一口，就这么慢慢地、若有所思的讲着，“1937年8月13日，也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37天，淞沪抗战在上海全面爆发，张治中将军率第九集团军率先迎敌，血战三个月，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涌现出了象谢晋元、杨惠敏这样的民族英雄，虽败犹荣。当时盘踞租界的英、法当局为了自身利益，立场暧昧，坐山观虎斗，而租界上的中国百姓则情绪激昂。在穆藕初先生和黄延芳先生的推动下，位育小学的老师自觉地吧学校礼堂和教室腾出来做作伤员的临时救护站，并自愿投入救护工作，尽己所能支援前方将士抵抗日寇，共赴国难。

“位育的这段历史是学校留给她以后的学生们的一页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材，”李校长终于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现在很少人知道淞沪战争了，可我们这一代人，印象太深刻了。”

李校长一口气讲了很多，很动情；我们听得也很沉闷。老校长似乎也察觉到了，接下来他也就挑了些愉快的话题给我们接着讲。

他告诉我们位育小学1943年在成功办好小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办了中学初一班，1946年开办首届高一班。当时李校长坚持中学部的办学方针从一开始就确定为初高中五年一贯制，这在上海是独树一帜的。所以早在1948年《位育中小学》就培养出了第一届五年制的高中毕业生。

我们都知道李校长是陶行知先生的高徒，1943年由继任董事长黄延芳先生专门请来的。可李校长对他自己的事迹只字没提，倒是说了许多关于朱家泽校长和吴美真校长的贡献，还有就是回顾象平慧玉、潘翠维这些老教师以前的故事。

朱校长1946年中央大学毕业后，李校长即请他来位育帮助管理中学部。而吴校长则在小学先是从事辅导员工作，后来做副教导主任、副校长，等到我们这个班毕业的时候，吴校长已经是我们的校长了。我们当时年纪小，对吴校长的印象好象比对李校长还要来得深些。

“解放后，位育中小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李校长严肃的脸上似乎有了点笑容，“我们这个学校虽然是个私立学校，但全体校董都不从学校获取利益的，只有赞助和不断地发展。所以刚解放那时董事会就想着把学校捐给新生的人民政府。只是上海市政府考虑到时机未成熟，打算等到政治气氛成熟时再接收。

“尽管这样，位育还是做了几样很重要的改革。一是建立了学杂费减免制度。私立学校因为没有政府补贴和纳税优惠政策，学生的每学期学费很贵，不要说是工友家庭，就是一般的工薪阶层都会觉得很沉重。这和全民普及小学教育的国策是相悖的。所以解放后学校对附近街道里弄的困难家庭小孩申请入学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学杂费部分减免或者一次性全免，逐步地向公立小学靠拢。

“二是加快了中学部的建设，促使中小学分离独立。学校解放前就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买了下了红楼和一片地皮，但因为资金不足，没能接着盖教学楼。而红楼反倒又给法国租界当局征用了，搞得学校发展很困难。解放后，人民政府慷慨拨款，支持学校在1951年、1952年相继盖好了北楼和南楼，完成了中学部的基本建设，顺利地实现了中小学的分离独立。（当时人民政府还把对面207号一块地方拨给了位育小学附属幼儿园使用以抵充红楼的征用损失。）一个私立小学，在解放初期国家财政开支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能得到国家无偿的财政拨款完成基建和发展，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你们入学的时候，位育还是私立学校吧？到了1956年所有制改造热潮来到时，位育中小学在教育界里带头响应，积极地把学校捐给了国家。在交接仪式的一个大会上，是我第一个跳到台上去的，代表学校董事会，那时我们都戴了大红花……”李校长讲到这儿，兴奋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我注意到他话语中用了一个‘跳’字，看得出他对母校能有这样的殊荣很在意！

“从此学校由私营直接转变为国营，学校名称也按当时的规则改了。公立小学当是以所在街道命名：位育小学地处襄阳南路，排序第二，故取名《襄二》；公立中学当时的命名规则是这样的：全市女子全日制中学从‘市一’排起，全市男女混校全日制中学从‘第51’排起。位育中学能够全市排名居首，被命名为《第51中学》，我看是同她的学校发展史有关系的。”

哦！原来这样。我们听得一个个都挺高兴，中学新校名的来源过去倒是没在意，原来还是沾了小学校的光呢！

李校长接着同我们继续唠叨着位育的办学理念。我说他唠叨，是因为我早就知道李校长一直强调“办学校靠老师”。这一条‘李楚材语录’过去我就常听朱家泽校长念叨过。只是文化大革命把什么‘理念’都‘打

翻在地’了，现在回过头来再捡，想想也有点伤感。于是我们就请他给大家讲点关于老师的情况。老校长自然是有求必应。他一边回忆，一边掰着手指那样子地给我们讲了不少我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老师的故事；讲了当年学校是如何提高我们的学习质量的；如何设置我们的诸如音乐、手工、科技等辅助课程的；还讲了大跃进时代，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故事。有小学的，也有中学的。当他提起有些很优秀善良的老师当年因为出身、经历或者其他原因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时，李校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借此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同时也表达了对故人的怀念。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原本完全出于礼节而安排的小小欢迎会，结果变成了一场对母校深情怀旧的忘年座谈。激起了每个人脑海里的多少往事……

“好了，现在一切都回归正常了。现在的学生们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去了。只是好多老师走得早了些，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大好局面。”李校长一把年纪了，还同我们一样地多愁善感。他想把我们的话题拉回到今天，却又忍不住提起了故人。

欢迎会不知不觉地过了几个小时，天色已不早了。相互告别前，李校长特地告诉我们，最近他特别地高兴：一个是他觉得我国教育工作确实已经明显地走向了正规，特别是位育小学和中学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小学的加速进步尤为显著；再一个就是不少地方的校友都建立了位育校友会，延伸了母校的影响力。他说他作为一个老人，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转眼间，二三十年又过去了。我已经把和李校长面对面的那一天的具体日期忘了，可老校长那深沉的话

音和我们当时的感受却难以忘怀。学子在外，责任就是为母校争光；而母校的辉煌，更让做校友的感到自豪。在这几十年欣欣向荣的岁月里，《襄二小学》改名《向阳小学》（有典故说向阳和襄阳谐音），依承着老位育的脉搏，奋发上进，成为全市五大重点小学之一，年年被评为市文明单位；1990年，学校拆除了原教学大楼及原大礼堂（藕初堂），建造了面目一新的四层综合楼和漂亮的大操场；1992年母校60周年校庆时，老校友邹家华副总理（邹韬奋之子）为母校亲笔题写了现校名《向阳小学》。同时，第51中学也随着进一步扩建扩招，再次一分为二，并恢复了位育原名；初级中学留守原校址，高级中学搬迁华泾新校址（校门前那条马路也取名为‘位育路’）；1998年，江泽民主席亲笔题写了现校名《位育中学》。李校长作为早年位育小学的见证人和位育中学的创建人，他在20年前和我们告别时说的“心满意足”，就是预见到了母校一定会越办越好。如果老校长能寿至今日，看到向阳小学的今天生气勃勃的新风貌、看到昔日的一所小学校如今早已经扩大成了三所颇具规模的互相独立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我想他一定会悠悠赞道：“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民富国强，指日可望！”

“同窗聚会，系情母校，光阴似箭，往事如烟。”借着我们全班毕业46年来的返校聚会日，我写下了这些纪念学校、纪念老师的文字：我想把这一片云雾般的回忆，和我的同窗们一起分享——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因有幸成为昔日位育母校的学生而值得骄傲，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因今天的向阳小学更加“欣欣向荣、艳阳高照”而值得自豪！

五月十三日纽约“一聚两会”随记

蒋青（058）67届高中

五月上旬就听说叶秋怡（182）学姐将去新加坡工作，我们美东的校友便准备小聚送一送她。不久又得知在南部很少北上的倪平（167，倪友兰老师之女）因儿子毕业有新工作，要来纽约宴请亲友。不少校友也很想会会她。最早与她们两位联系的徐慧丽（062）灵机一动，就将欢送叶秋怡的聚会安排在倪平宴会的同日同时，同一家餐馆，这样大家来一次就可了了两个心愿，真是好主意。十三日上午来到法拉盛敦城海鲜酒家的有王南田（046），高运萍（186），徐慧丽，俞沐民（053），蒋青（058），罗首初（180）和宋微楚（080）。

我们先与叶秋怡围成一桌，赠卡惜别。她来纽约州已近十年了，这次仍由IBM派去狮城的协作公司作技术指导，两边可领薪酬，住房，医保等福利条件都非常好，回中国探访又近。一年后如满意可长期在那里工作下去。不一会儿，倪平与她先生，儿子从另一桌过来了。我与同届的倪平自1968年离校后似乎还未见过面。早就听说她有个上哈佛的儿子，原来是读计算机，工作几年后又读了New York University的 Law School，现在毕业后将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望去果觉器宇轩昂，踌躇满志。倪平的先生也非常爽朗热情，一再邀请我们得便时去他们家。大家随后争相与叶秋怡，与倪平伉俪及他们那优秀的公子合影。霎时我觉得体味到了些什么：一边是我们中年的位育人仍在社会续有发展，另一边位育的下一代也已经崭露头角，扬显风华。

母校近况

位育校友会：蒋衍

召开李楚材先生诞生 100周年纪念会

2005年11月18日由民进上海市委教育委员会和位育中学联合举办李楚材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位育中学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王慧敏，市教委副主任李骏修，民进徐汇区委主委、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彦华，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金林祥，位育中学现任领导和历任老领导，位育中学老教师、校友代表和李楚材先生家属等70余人。

会议高度评价李楚材先生为教育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的贡献，希望大家继承发扬李楚材先生的精神，学习李楚材先生的品德，开拓创新，为上海的教育事业和改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近年不少著名校友 访问母校并发表讲话

近年多位校友莅临母校，探望母校老教师，并向师生作报告，来访的有65届校友、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65届校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物理系教授、主任、中科院院士朱邦芬；67届校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赵国屏；74届校友、上海世博局副局长周汉民；80届校友、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张伟平；65届校友，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52届校友、原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高级业务官员、现任卫生部地方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美国健康影响研究所国际专家监督委员的陈秉衡等。他们分别向师生们

传递最新科技信息，当年在位育的学习、成长的足迹，亲切地向学生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2005年分别举行55届、65届、85届 校友毕业五十、四十、二十周年聚 会；2006年即将举行56届、66届校 友毕业五十、四十周年聚会

近年来校友会和多届校友联合举行校友毕业聚会，在朱家泽先生倡议领衔下，自98年开始到今年2006年，每年连续举行了48、49、50、51、52、53、54、55等8届五十周年聚会，今年即将举行56届毕业五十周年纪念聚会。其他年级校友也分别举行毕业四十周年、三十周年、二十周年的聚会，在你们的刊物上也曾登载85聚会的照片。这种年级聚会，校友们倍感亲切，五四届校友陈文虎（也在美国），有这样的诗句，“少年风华已难追，为寻好梦倦游归，五十年前多少事，今日相逢更相知；笑谈浮沉似有定，恩师友情皆在缘，休叹红颜鬓渐老，只记倩影在心间。”他们都分别撰写纪念、回忆文章，收集当年活动照片，有的集中出版纪念集，有的刻作盘片，共同进入时间隧道，回忆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希望在美国的各届校友能发起推动更多届举行这样的聚会，定会其乐无穷。

2006年母校高考成绩喜人

2006年母校毕业生共711名，是历年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届，在高考中76%的同学达到一本录取分数线（即重点大学），97%的同学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无一人落榜。其中500分以上的同学达292人，占全部毕业人数的43.5%，高考录取率为全市第16名。

短讯：

67届高中叶宝森校友1969年一腔热情主动去焦裕禄工作过的河南兰考插队务农。几年后进入当地工厂。因不幸逐渐精神失常，虽后被照顾派在驻沪办事处。最终仍发展到无法工作。仅有胞弟一家容他同住看顾生活，也渐不胜负担。近年来高中同班同学们多方辗转找到了他，纷纷伸出援手。今年经黄承海老师大力与公安局，民政局，残联等交涉疏通，将他户口调回上海，落实了原单位工资，并安排进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生活上，医疗护理上都得到了保障。

注：我们北美校友会里就有当年与他一起去兰考的战友——华菲菲（170）和王敦平（165）校友。

四十五年前位育中学五年制试点钩沉

65届中五(1)班 蒋宗孚

人小板大 团队合作

四十五年前的中一的学生个子不高,但是五年制的课程设置中学一年级就学制图。于是,每当有制图课,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非常喜爱画图,老师说五十年代中学的制图课安排在高中,六十年代普通中学课程没有制图课,而我们却尝试提前到中学一年级学,这真令人兴奋;担心的是,制图板大又沉再加上丁字尺,从家到学校来回左右手换手无数回,真累呀。当时,我个子小力气小,每次上学路上还有“今天又会学习新技法”的盼望作为支撑,不觉得很累。但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制图板用手夹在身体一侧,总是越走感到板沉甸甸的,顺着体侧往下沉,左右手来回换的时间越来越短,回到家人累得象散了架子一样。每每晚饭后,在灯光下制图会很开心,聚精会神、程序操作,不一会儿赏心悦目的草图就呈现眼前。

记得生物老师、美术老师等担任制图课教学,听他们介绍暑期进行了培训,以满足八个班同时开课学习制图教程。一开始的课,常常有几个教师辅导一个班的学生,边巡视边辅导。老师们团结协作,努力学习新课程,为了突破难点,让学生体验制图的操作实践,亲切和蔼悉心辅导,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用现在的教育改革术语,为了让拓展学生新课程,老师们团队协作,促进相关专业发展。

超前自学 树立榜样

位育的德育,力戒空洞的说教,注重树立身边的榜样。例如中二那年,朱邦芬同学在家长和老师的鼓励下,超前进行数学自学,竟然自学完成一元二次方程,经老师检测基本掌握。学校召开年级学生大会,表彰宣传朱邦芬同学刻苦顽强的毅力、勤奋学习的精神,朱家泽校长号召同学们向他学习,声如洪钟响彻会场。位育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优秀榜样就在我们周围的学生群体中,使莘莘学子备感亲切,深受鼓舞。身边同学榜

样的力量激励着同学们勤奋学习,刻苦努力,朝着远大的目标勇敢攀登。

中五毕业,朱邦芬同学进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深造。长久不知道朱邦芬的情况,只是在近年的公开媒体报道中,知道朱邦芬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黄昆教授,多年合作,1988年一起建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黄—朱模型”。朱邦芬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位育五年制培养的一大批优秀学生,朱邦芬同学只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我们感谢位育沃土营养雨露的滋润,感谢位育园丁默默辛勤的耕耘。四十五年星转斗移风雨沧桑,莘莘学子积淀酿造对于母校深深的思念越发浓烈醇厚。

人格魅力 功底扎实

钱松若先生,气质优雅,雍容华贵,典型的知识女性。她担任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课程。她的板画、板书如她的仪容,淡雅娟秀,布局精致。尤其徒手画圆最为传神,粉笔的细端嵌入芊芊的指端,手腕儿轻轻一甩,凝神之间清秀的圆跃入眼帘,哇,每每引来“啧啧”的惊叹。听她的课是一种享受,神情亲切和蔼,清晰的讲解如清泉水注入心田,来龙去脉丝丝入扣,重难点轻轻化解;铃响先生飘逸而去,留下行云流水如白描一般的娟秀书画,令人回味艺术的美妙境界。数学,原来可以是这样的神圣美妙,于是盼望着下次钱先生的课快快再来。位育老师的教学基本功扎实,爽快诙谐幽默使课堂充满生气;蒋衍先生善长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尤其是其独特的横写板书令人叹绝;蒋先生上起课来风度翩翩,面对同学侧身站立不看黑板边讲边写,讲得绘声绘色,写得清晰快捷;蒋文生先生温文儒雅,学生时时沉浸在荷塘月色般的美妙境界中;殷蔚芷先生和蔼亲切,她深情朗诵的普希金的名篇《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令人神往感叹;薛连森先生讲课声情并茂,心地善良,镜片后慈祥的眼神闪烁仿佛学生心灵成长的阳光…… <下接第九页>

作者自我介绍:

蒋宗孚,男,58岁,现在上海师大二附中任教,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曾担任该校副校长。2001年、2004年被评为区第二届、第三届物理导师(每届任期三年)。位育中学第一届五年制毕业生,后毕业于复旦大学;酷爱游泳,春夏秋冬,从不间断。以健康的体魄投入教育改革,提高生命质量,让生活更丰富精彩些。

自编教材 同伴互助

中四物理力学部分，李莲宝先生没有选用当时新编的五年制教材，发的是李先生自己编撰的油印讲义。依稀记得静力学部分，先生不采用一般教材的排列：牛顿运动定律按照第一定律到第三定律次序授课。依据高中学生的认知规律，先从牛顿第三定律即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切入，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成对产生、同时存在、同时消失。使学生的视野开阔，便于学生深入学习牛顿第一、第二定律。李先生站立三尺讲台，精神抖擞，讲到重要时声音高亢中气十足；有时用虎口推起另一侧袖管摩拳擦掌，有时手舞足蹈以体态语言加深印象，令人神情振奋进入神圣的科学殿堂。当时潘益善先生才从物理系毕业不久，第一次带高中，他始终听李先生的新授课，勤勉认真；中五时他又继续听章寿朴先生的电学课，一样的虔诚规矩，课后他们随意轻轻谈笑风生。九十年代从报上知道潘益善先生成为特级教师，高兴之际眼前闪现潘先生勤奋好学的身形。

李先生不墨守成规，自编教材尝试探索，按现在的术语叫设置“校本教材”，说实在话非常钦佩李先生四十年前的大胆探索实践，以及他过人的学识和胆魄和独特的创新精神，使得学生受益匪浅。章、李、潘三为先生以老带新、相互提携，不正是目前上海市二期课改强调的“同伴互助、校本研修”吗？身正为范，德高为师，五年制的先生们正是我们的人生的榜样、事业的楷模。

至于李先生，一辆“蓝令”三飞脚踏车以代步，声音轻快“嗒嗒”入耳，李先生从不擦灰，每年送车行擦洗。他有至理名言：“车为我服务，还是我为车服务？”据说李先生的围棋与京胡有很高的造诣，当时我们并不懂，倒是经常记得有时李先生下雨天赤脚穿鞋匆匆走进课堂，令人忍俊不禁，但很快我们就在李先生眉飞色舞之中神游物理科学殿堂了。

五年制钩沉

丁尺图版走在前，
少年不识教改难，
师魂厚德铸真诚，
游子深沉眷眷情，
四十五年弹指间。①
五载敢为天下先。②
学识精湛引清泉。③
点点滴滴润心田。

注释：

- ①1960年，上海市第一届五年制试点，共有位育中学、华师大一附中、复兴中学三所学校。试点学校中学一年级开设制图课程。小小少年夹着大大的制图板和长长的丁字尺，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仿佛就在眼前，蓦然回首四十五年了。
- ②身为试点学生，并不感受教育改革（学制改革、课程改革等）的风险艰辛，回首当年才倍感当时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责任重大和巨大压力，确实有义无反顾的“过河卒”的勇气。1965年夏天，同时毕业八个班，其中四个五年制试点班，四个六年制高三班，一起和全市高中的同龄人接受全国统一高考的检验，不难理解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需要承担多么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 ③高中二年学完三年的课程，并没有过多的作业，也不象现在的高中学生天天被繁重的学业压得喘不过气起来。周末，乐队、合唱队、话剧队、口琴队、舞蹈队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展开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班的黑板和学生会的长长的黑板报迅速更新，学生的个性得以张扬，能力获得发展。高考前，记得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复习，那象现在毕业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复习。感谢我们当年的老师，以精湛学识高尚人格，精心筛选题目，时常鼓励我们；先生们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成为我们的榜样。



花絮：

李校长问我：女儿时最怕何事？

答曰：余儿时最怕生活委员早上挨个检查指甲和手绢。忘带手绢比忘带课本还要难堪。

今日少儿可能会问：手绢为何物耶？答：此乃一方形布质随身擦巾也，上海话叫绢头。

若要考证，其实不难：

当年有童谣云：小手帕，四四方，天天带在我身上，又擦鼻子又擦汗，清洁卫生好榜样。

更有儿歌为证：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样样事情学做做，叠衣服呀，洗手绢呀，补袜子呀，缝纽扣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可见那时手绢，又称手帕，确系孩童随身必带之物。

-潘重-



位育排球情结的延伸

65届中五（1）班 蒋宗孚

进入位育中学，班班有排球队，年年举行排球赛。位育的排球传统，从中一起亲历感受，耳濡目染，位育学子大多有排球的爱好。六十年代初，世界排坛刮起了强劲的风暴，前日本著名女排教练发明了三项创新：小臂垫击、滚翻救球、发飘球，日本贝冢女排所向披靡，取得连续一百多场国际比赛胜利。这排坛疾风同样也吹进了位育操场，每当校排球队训练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队员在垫子上一遍遍做侧滚救球，吸引了一大批爱好者的眼球，呐喊助威声伴随红日西沉。

记得中五上学期，孙惠霖老师组队参加市中学生排球赛，王立人、吴孚安打主攻，我担任二传，还有陈少泽、朱希杰、沈以俊等。当时正在吴泾化工厂劳动实践，因比赛日程紧，我们一行提前返校训练。我素来自由自在惯了，这回孙教练让我中规中矩突击“恶补”，手指手腕手臂腰腹享受了超负荷的排球亲情。曾经听孙老师自豪地说，位育为专业排球队输送了两名重量级的主攻手，一位是国家女排主攻手曹琪玮，不过她因为担任过《女篮五号》主演蜚声海内外而盖没了精湛的球技；另一位是上海男排主攻手黄济湘，身材不高但弹跳出众，净空一米十。真叫人瞠目结舌，于是这位未曾谋面的学长立刻成为心中的偶像。进入复旦又是排球传统，尤其复旦女排赫赫有名曾经是国家甲级队。我在系队担任主力二传，曾经在灯光球场与复旦女排较量过，当然是隔网相安男与女斗，但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凭借中学时代的排球情节，我个人生涯中有两件事都同排球相关。说来有趣，离开复旦正当文革时期，阴错阳差在大别山腹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七十年代初仲夏，受新认识的球友邀请在小城的灯光球场打了一场排球，给当地体委的老吴留下深刻印象。其时正好开展青少年五项球类活动，山中无老虎，我居然担任了基层中学生男排的教练，在地区比赛取得了名次。随即又被留在地区组队任教练，搜索枯肠回忆当年孙老师的训练手段，一边翻阅排球专业书籍，无师自通设计了一些统计表格反馈分析，逐步摸索实践。运气真好，男排居然在全省比赛中取得了名次。趣事接踵而来，是年冬天，寒假结束我探家返回，突然通知我调到城里报到。后来才知晓一些原由，分管文教卫生的头受上级部门的头点拨，指令一下顷刻调动，而我当时却云里雾里，细细想来忍俊不禁，毕竟是位育排球情结延伸的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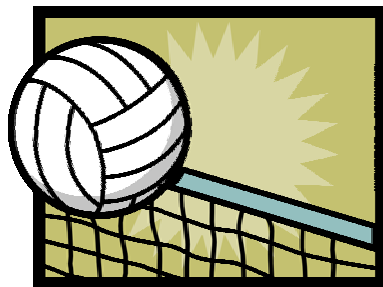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中，我来到上海师大第二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当时特大型企业上海石化总厂和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的学校。九十年代初早已退役的黄济湘受上师大派遣

，来二附中担任顾问并执教。真巧呀，学生时代心中的偶像居然成为同事了。黄老师身为副教授妙笔生花，点评国际女排比赛的精彩评论在《文汇报》连载，在排球圈内和球迷中享有声誉，他一点没有学者的架子，传播排球象春风吹遍了校园。体育馆、操场上架起了标准的排球网，课余排球纷飞，人气兴旺。九二年五月，上海石化总厂成立二十周年，黄老师组队文教卫生系统参赛并担任教练，我当时已经四十又五，仍挑起了主二传重担。在一场关键的比赛中，对手身材修长训练有素，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很快我们输了前两局，第三局又因为黄老师上场，对手提出专业选手不能参赛而中断了比赛。虽经交涉仍僵持着，为了顾全大局我们礼让重新上场。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或许是被对手激发了斗志，体育馆内的呐喊声助威，我们居然绝处逢生连扳三局，最终取得亚军。黄教练的评价，全队斗志顽强，蒋老师始终发挥稳定起了核心作用。要说还得感谢孙老师的培养，其次是昔日的排球偶像的亦师亦友巧遇，依然是位育排球情结延伸的趣事。

记得当时中五（1）班拥有校男女排球队主攻手王立人、周增棠、王其炎，两位考入复旦，一位考入交大。多人进入清华大学和重点军事院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窥一斑而知全貌，足见当时五年制的学生全面的综合素质。

五年制试点前位育校友中有著名围棋国手陈祖德，试点时的校友中有著名美术家汤沐黎、指挥家汤沐海兄弟等杰出人才。这些世界级的人才是中国的瑰宝，同样也是位育的骄傲。

注：朱希杰（六年制一九六五届毕业生）考入上海体育学院，在文革非常时期，去邻校二军大去劝阻武斗，不幸身中流弹死于非命，令人扼腕不胜痛惜。谨一柱清香、一朵白百合、一杯清酒悼念杰友！



美丽的回忆

位育校友赵振平 — 陈文丽老师的女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夏的一天，那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天高气爽，又正好是星期天。妈妈难得有空，带着我和弟弟坐着三轮车在淮海路上，赶了两个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自从我母亲成为“五十一中学”（位育）的教师后，这还是第一次呢。印象极深，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电影的片名呢，一是“小梅的梦”，第二部是“兔兄兔弟”。我们当时的高兴劲儿，至今还留着甜甜的回忆 - 妈妈有空陪我们看电影了！

我母亲非常热爱教师工作。她常在家中自豪的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位育中学，教师们都是顶尖的，都非常称职，我妈妈也是一样。常常很早就到校，有时门房还没有开校门。她是班主任，五十多个学生的德智体，她都要管到。放学后的家庭访问，几乎是每天必做的事。她总是很晚回家吃饭。晚饭后又急急的批改学生的作业和备课。班主任又兼任好几个班级的任课老师，有一次我好奇的数了一下学生的练习本。竟有一百五十本！尤其是几何课，每个学生的证题又常有不同，不知她要花多少小时来批改作业了。但是她还总是津津乐道地与我父亲研究各种难解的几何，三角题。我当时真是搞不懂，他们怎么对数学那么有兴趣。大概他们都是出自“经济系”的原因吧。在那时起，我就感受到她非常受学生们的爱戴。每年年初三，总有许多学生来拜年。年年如此，就是在艰难的十年动乱中，还是有学生来看望她。

我母亲有着一个非常快乐，丰富，多彩的童年，少年，青

年时期。她出生在一个父亲，叔叔是双胞胎的大家庭里。妹妹，弟弟，堂妹，堂弟，表姐妹们一大串，她是陈家的大姐姐。我的外祖父是个很成功的地产建筑商，从繁忙的南京路上的建筑到外滩的银行大厦；从虹桥机场的跑道到北火车站的大楼；从虹口体育场到西郊公



园都留下了他的业绩。所以我母亲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我的外祖母是既传统又顺应潮流的家庭主妇。在上海的三十年代，时兴家庭舞会。她们当时也常开舞会，妈妈总是邀请很多朋友。她的热情好客，使她无论在当时的工部局女中，还是圣约翰大学，在她周围总有一大群朋友。她还常用她的小汽车，接送朋友。她的朋友们告诉我，我母亲对任何朋友都热心，对任何新鲜事都感兴趣，她也从不娇生惯养。

抗战时期，上海成了孤岛，许多上海青年都积极抗日。母亲把名字从陈美丽改为陈为立。大

概是为国立功的意思吧。她与同学们一起支持抗战，抵制日货。

在中国文革动乱时期，身心受到煎熬，红卫兵七，八次到我们家来抄家。学校里又是乱的很，教师们天天参加劳动或开批斗会。当时我很担心妈妈会受不了。但我母亲对生活的热情超乎一般，不怕生活艰难。回到家里把学校里的动乱和劳动中的辛苦，当作故事和笑话讲给我们听，还是对生活充满希望，她说，总不会一直这样乱下去吧。

到了美国与久别重逢的父母，弟妹，儿子，亲戚，老朋友团聚，更激起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她要找回失去的光阴。本来就喜欢旅行的她，除了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走遍遍，大概除了非洲和南美洲，其他几大洋几大洲都跑遍了。她收集的旅游影集就有二十六大本。我们家里的人都称她是“新闻记者”。

在我的印象中，妈妈从来不服老，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八十多了，还坚持自己开车，练钢琴，对着电视机，听着音乐跳舞，她说这是最好的运动。她也打麻将，并不是想赌钱。她说锻炼脑子，不得老年痴呆症。就是在中风后，她还是常用左手与亲友打牌。

2004年中风是在旧金山，她正好刚从旅行社出来，准备去九寨沟旅行，没想到却倒在旧金山的街上。中风失语，对她的打击非常大。一个永远生气勃勃的人，却要常年坐轮椅；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却不能再次言畅语。但她还是不放弃，坚持走路锻炼，坚持每天左手练字。一年多来她的左手字，练得与右手的一样。

下接第12页

别母诀(七律)

赵振铭 丙戌五月

猝失慈母心如绞，
故室犹感春辉耀，
火红年代欣同校，
烛残岁月伤分劳。
云彩烂漫黄泉路，
莲驾轻柔奈何桥，
川水饮啜一瓢，
梦迴还容兒來孝。

忘



我的母亲陈文丽在上海市位育中学教学二十余载，其中有三年我於同校就读。吾母在家对自小体弱多病的我关怀倍至，但在校内鲜少与我碰面，且常为开会或活动忙至天黑才回家。

吾母晚年中风后半身不遂，忍痛配合医疗復健年余。每见她蹒跚练步，恨不能子代母劳。

2006年五月母亲猝逝。在其故居睹物思人，犹似感受到母亲的温馨与关怀。但願真有今生來世，冥冥之中母子仍互能梦会。



五绝 (倚今声)

汤沐黎

悼陈文丽老师并致振铭同窗

老师扶病昂，
归去李桃香。
曾享孝儿侍，
巡天回笑长。

2006年5月18日于蒙特利尔



美丽的回忆 上接第11页

正在大家希望她早日康复之时，万万没想到在今年的五月，我母亲的心脏太累了，停止了跳动。她走得很急，但很安详。

我母亲常常说生活就像一本书，一页又一页，一章又一章，永远不一样。她走了，我们每天都在思念她，也怀念她走过的绚丽多彩的一生，她走过的那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代，她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礼物，美丽的回忆。平凡中显示了非凡。

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全家感谢在北美在上海的位育中学的老师，学长，学友对我母亲的关怀与怀念。真是情深义重。这也是“位育”精神的延续吧。





编者按：

上期<钟声>刊登了悼念陈文乔校友（#038）的消息和几篇诗文。本期我们登出陈文乔本人在去年病重时吟就的一首豁达坦然的诗，以及上期未及刊出的另两篇悼念文章。

猴年马月歌

陈文乔

猴年逢马月，谗语成凶讪。
超声获误诊，侥幸存沾沾。
驱车过华府，访友下东南；
行前得警讯，持疑犹心宽。

旅途游正欢，祸至不成单：
内毒出背痈，邪火入金肝。
急敷鱼腥草，误服化石丹。
及至断层视，危局已了然。

势成今日残，年前遗后患。
癌军破汉界，自责应对缓。
江防欠慎密，大意失荆州；
纵深潜二瘤，直下我田丹。

一瘤卡肝叶，一瘤长驱入；
九门失其二，紫禁乱章步。
外科剖腹腔，忌器徒投鼠；
帝驾避锋芒，逼入后宫路。

沉痾本难愈，不敌苦纠缠。
更经此大祸，元气殆耗干。
幸我有贤妻，处惊意不乱。
饮食勤呵护，起居任劳怨。

稀粥取米汤，牛乳调蜂蜜。
洋参和虫草，藕粉拌仁薏。
白昼接黑夜，朝朝复暮暮。
通宵伴榻侧，达旦仍和衣。

当年君初遇，亭亭出金谷；
长髯垂肩际，乌蒙若云雾。
婀娜岂可遮，倩倩凝神住；
默默投一睇，恍恍如昨午。

莫道言百顺，依依从未杵。
容光渐憔悴，迟钝现举止。
银发换青丝，童颜复不见，
屈指三十载，孜孜如一日。

天天颇懂事，主动挑重担；
每月领薪饷，持家二三分。
请医又配药，陪父值夜半；
一日复一日，问暖兼嘘寒。

前日四进宫，炮台架锁骨。
筹划化疗役，进宫铺险路。
一味拼消耗，一味断粮草；
回车保鸾驾，不惜换敌卒。

西医虽明了，失之输单调。
神州有经典，辩证颇得道。
友人荐大夫，义诊上门来，
一见相恨晚，如故通灵窍。

成事虽在天，谋事靠人为；
不尽囊中计，轻易不言退。
养精蓄千日，用兵在一时；
收神敛中气，韬光靠养晦。

今得姻妹函，喜极出望外，
骅哥见痊愈，受弟遥贺拜。
来日聚北海，柳绿映塔白；
共饮碧螺春，人生何其快。



文乔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俞沐民

噩耗传来，文乔走了！我家与文乔近四十年的交往，真是亲如兄弟，连下一代也以兄妹相称。这样一位挚友的离去，我难以置信。这难道是真的吗？反反复复，我问自己千百遍，我问苍天无数次。不！文乔没有离开我们！

我一闭上眼睛，就见文乔正瞪大双眼，亮响着喉咙，眉飞色舞，满脸兴奋地与我讲述他每一次回上海的新发现和新设想。他永远是这样一个勤奋的探索者。

窗外的秋雨夹着我们的哀思，不停地下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往事，在我脑中如海浪般地翻腾。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申请赴美留学的情景。一幕幕是那麽的清晰：文乔陪我到南京路上海图书馆查 Peterson's Guide，他建议我首选纽约的学校。他说，这个大都市会给我们更多的创业机会。在文乔来到纽约三个月后，一个夏季的深夜十点半，我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文乔早已在那里等我。从那一刻起，我们一起在纽约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留学创业生涯。其间的每一步每一个脚印，每一个艰辛每一个欢乐，几天几夜也叙述不完，它们将永远是我记忆宝库中的珍藏。

细细回想文乔的一生，如果要用一个单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奋斗！永不松懈的奋斗精神是文乔一生的标志。文乔热爱科学，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勇于探索，在任何环境之下坚持奋斗，这就是文乔在一生中屡屡成功的原因。

1965年，文乔以优异成绩在位育中学毕业，却被剥夺了读大学的资格，分配他到郊区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文乔没有气馁，在那人人变得茫然无知的年代，文乔为自己选定了奋斗的方向。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从淮北农村回上海探亲。我每次回沪，总要与文乔见好几次面。这次，我问他正在忙什麽，他说他正在系统地自学大学的微积分课程以及物理化学课程。我说，没有老师，是很难的呀。他回答说，我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自学朋友可以一起磋商，没有什麽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是这样地奋斗，文乔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

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在深圳地区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熊熊烈火。当年被诬为“白专”的文乔，为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积极地贡献热情和力量。他参与了发起与联络上海的有志青年去深圳蛇口地区创业的活动。在他的影响下，我多次参加聚会，并向自己的单位递交了申请书。

最后我虽因本单位不批准而未去成，但上海有一大批青年奔赴蛇口，其中包括文乔的弟弟文田。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这年，文乔以他一贯凡事持之以恒的精神，历经波折，创办了柯捷出版社。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巨大成功。五年来，柯捷出版社发展迅速。最难能可贵的是最近的三年，正是出版社发展势头最好的三年，却又是文乔以他顽强的奋斗精神与癌症病魔斗争的三年。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事业也是他最后的事业。人生有长有短。对于一个奋斗终生的人来说，还有什麽比事业的成功更令他感到欣慰的事呢？虽然顽强的搏斗最终未能战胜无情的病魔，文乔还是因事业的成功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最后二次见到文乔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永不能忘。文乔与我谈话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两个主题。一是如何与他的主治医生细细商讨自己的治疗方案。他讲得那麽详细，那麽专业，就好像他是医生，正在为另一个癌症病人分析病情，决定治疗方案。另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扩大与发展柯捷出版社的设想与方案。这是一个使柯捷出版社有一个飞跃性的大发展的规划。他遗憾地对我说，要不是病情的干挠，这个方案已经开始实施了。我想，这可能是文乔一生中最后的一点遗憾了。

文乔是我们母校位育中学的杰出校友。文乔一生的奋斗精神，是位育精神的一个体现和象征。文乔为编印校友会会刊《钟声》，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作了许多改进与创新。《钟声》的每一期，不光由美东地区的校友们珍藏，还由上海的母校作为珍贵的历史文档永远保存。我们美东校友会的全体，深深感谢文乔以及夫人曾璧华对校友会所作的巨大贡献。文乔同学没有走。他将与我们的《钟声》一起，永远伴随着我们。

文乔永
远和我们在一起！

2005年10月於

纽约



听到文乔走了的噩耗，虽早有心理准备，但没料到这么快。

我与文乔相识已三十余年。我们住得很近，都在永嘉路上。怡曾是我的同班好友，住在文乔楼上，我们经常去怡曾家玩，就这样与文乔相识了。文乔和我是中学校友，比我高两届。怡曾去安徽插队落户以后，我与文乔依然保持着来往，几乎每周都要相聚一两次，在一起乱侃，天文地理，东西南北，特别看不惯文革中的荒唐之事，指点江山，慷慨激昂。在那种年代，像我们这样的热血青年，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住，对国家的前途也只能关起门来空发议论。也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人，文革的恶梦才会那么快的惊醒。对科学的爱好是我们共同的理想，谈论各种科技的进展，钻研各自爱好的学科，是我们最喜好的话题。虽然在那种读书无用思潮泛滥之时，我们却沉浸在追求知识的乐趣之中。恢复高考之后，我们相继都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这种读书的权利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理所当然，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简直是奢侈的梦想。

文乔的早期生活，受过社会太多的不公对待。当时我们育育中学（原51中）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进入大学，而非常优秀的他却

被关在了校门之外。他在嘉定汽车齿轮厂工作，当了许多年的翻砂工，劳动强度很大，空气污染极严重（我想，今天文乔的身体，很有可能在那时就留下了祸根）。他和他母亲与弟弟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内，我们每次去都坐在床上聊天。但文乔家始终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的气氛，他母亲朗朗的话语，文乔开怀的大笑，感染着每一位来客。我妻子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深深地感动了，很钦佩他们在这种艰难环境下却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情。这是一个心里充满着阳光的家庭。文乔与璧华相识后，我们的话题经常集中在他们相爱的故事上。结婚前，申逸、家斌、我和文乔趁周末房管人员休息时，把他们那间小屋的外墙推倒，外移了几十公分又砌上。这样，小屋刚好放得下他们的婚床。申逸的手艺特佳（他那时是房管局的施工队长），新房光彩夺目。我记得有一年中秋，文乔约了他们厂的要好同事（用今天的话来讲叫铁哥们）相聚，因家里太小，改到我们家过，在花园里喝酒赏月。现在想想，在那种贫穷的日子里，依然有许多幸福的回忆。人的一生，物质条件并不是幸福的前提，这些都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理解的。

文乔会画画，看上去也不错；文乔会拉小提琴，听起来也挺悦耳。回忆文乔的往事，还有件好玩的

事。我77级进入华东师大化学系，3年级被派到物理系去学核磁共振（当时，可能是全国的第一个专业班），经常在文乔面前吹核磁共振的故事。文乔认识温元凯，他们组织了一个青年学习小组，温元凯常常利用周末来上海讲授一些现代化学进展。我当时已有了女儿，每周回家一天，没空再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那时很喜欢量子化学，常在我面前吹群论、薛定谔方程。我们都很羡慕对方所学的学科。后来，他去纽约改学了核磁共振，而我去德国学了量子化学。

1997年，我和妻子到美国玩了一圈，跑了大半个美国，东部的据点就在文乔家。天天（我怎么一直记得是添添，刚生下来时，说给家里增添了欢乐）和我女儿小学同班，那次见到他，已长成了小伙子，特别喜欢计算机，整天在计算机前摆弄。璧华常常准备了许多可口的典型的中国饭菜，我们在德国好几年没吃过正宗的中国饭菜了，引得我们返德后还常常嘴馋。2000年夏，我们准备回国前，文乔、璧华来到德国，我们4人一起开车往欧洲南部去玩了十多天，玩了许多非常值得去而一般旅行社不去的地方，一直到西班牙的最南部，一路谈笑风生，行程六千多公里，谁知文乔他们只会开自动

车，害得我一个人开，累得要死。后来，我们又一起去希腊著名的旅游圣地——圣托里尼岛度假，每天在一起游泳、休息、交谈。

唐吉诃德的崇拜者

——忆文乔

王曙光

文乔是个很有思想，聪明，好学，总能勇敢面对困难的人，他心中充满着对理想的追求，能否实现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的一生注定了悲壮的色彩，就是由于他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总是要向更高点攀登、追求。在马德里，在塞万提斯的雕像下，文乔看着堂吉诃德骑着瘦马，提剑欲与邪恶的风车搏斗的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当时就感到在文乔的身上，不也充满着堂吉诃德的精神吗！给雕像和文乔单独一人的合影，不知怎么漏了光（我摄影的水平还是不错的），上半部偏蓝，带有梦幻的色彩，下半部文乔站立在一片红光之中，就像在天堂微笑地看着我们。文乔走了，带着他对理想的追求，回到了他的理想世界。我们会时常谈论他，回忆他，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



2005年11月5日 于上海交大



位育北美校友会祝汤沐海校友北美演出圆满成功!

祝 10 月 12 日在 Washington D.C. 的 Kennedy Center 与宋祖英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音乐会圆满成功!

10/1/2007 email

花发沁园春 (倚今声) 记宋祖英华盛顿独唱音乐会, 汤沐海指挥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伴奏

海弟欣执棒,
杨澜引、苗岭宋姐金喉。
华夏民歌,
契合美都交响,
润色中秋。
牛郎伴唱,
月映水、孟浪徐流。
电视秀、编导双才,
举国元旦齐收。

辗转台前幕后,
深知晓、多少刻苦追求。
师友同心,
一路雪城威市,
茉莉香留。
弘扬文化,
仗富强、也仗良筹。
红酒尽、夙志新程,
又随天际飞舟。

汤沐黎

词作者注: 10月2日, 我与沐海相会于华盛顿。3日列席巴尔的摩市长授予他和宋祖英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 4日开始观察他准备和排练音乐会。现场中美交融, 群英荟萃, 感受良多, 遂成小词一首, 与位育同学们共享。词中“牛郎”指三位牛仔打扮的美国男伴唱, “孟浪徐流”指湖南作曲家孟勇和北京作曲家徐沛东, “编导双才”指中央电视台的夏岛和王美英, “师友”指宋的声乐老师金铁霖, 组织者黄小兰等多人。“雪城威市”指宋的雪黎和威也纳两场前音乐会。12日晚音乐会及招待会完后, 大家参加告别宴至深夜, 干了不少瓶红酒。我凌晨4时赴机场回蒙特利尔, 沐海凌晨6时赴机场飞南京指挥《黄河大合唱》, 都没有睡觉。对位育北美校友会的欢迎贺卡(email), 沐海深为感动, 嘱我代谢。

偷得浮生半日闲……

沈雯

遇上头疼脑热的时候, 又碰巧上班不是忙得不可开交。一般我会告了假在家歇上一天。

难能睡到自然醒, 不必急着跳到莲蓬头下去把自己冲醒, 不刷牙不洗脸, 不梳头不画眉, 穿着睡衣晃到厨房, 煮上咖啡烤片面包, 在早餐桌边挑个正对落地窗的好位子, 慢条斯理地在咖啡里加糖脱奶, 正儿八经地在吐司上涂上牛油。窗外的景色虽然四季迥异, 但是真正坐看鹿群吃草和松鼠嬉戏的机会确也不多。

有太阳的日子, 总记得把被子枕头全部抱到晒台上, 被子一条条地晾到栏杆上, 枕头也一个个地搁在夏日乘凉可以散开的躺椅上。然后开始搜罗脏衣服脏裤, 分门别类丢进不同的箩筐, 一筐筐地搬到洗衣房再一件件丢进转筒。留在手边的一堆, 再精雕细琢地慢搓慢洗。忙完了洗刷, 饿了打开冰箱, 满眼尽是残羹冷炙分装在小瓶小碗外卖盒里, 和一些不知何日开封过的食品袋。于是去粗取精地凑合了午餐。其余的去伪存真三下五除二送进



了垃圾箱。最后记得把晚饭要做的菜取出来解冻, 顺带抹布蘸了热水把冰箱里里外外擦拭一遍。

吃饱喝足了, 晒台上找一条晒得最劲的被头回来, 盖上便睡。一觉醒来, 也不过三点多钟。常常会被一室的阳光吓得心虚, 回过神来才敢舒展筋骨, 伸一个大懒腰, 深呼吸的空气里都好像弥漫着太阳的香甜。再回到厨房, 把化了冻的排骨蹄膀之类, 加了香菇木耳开了小火煲汤。其余的蔬菜鱼虾也一并收拾到半成品。

被子枕头得赶紧收回来铺上床, 再窜到楼下洗衣房, 把一筒筒烘干的衣服抖落铺开。转回厨房, 淘了米放上电饭锅。赶快钻进浴室, 哗啦啦冲一下。天都快黑了, 收拾收拾就得去接哥哥妹妹回家了。

这样的一天, 总能让我有一个心满意足的晚上, 可以看看电视选洗衣服, 有时甚至还能保持好几天心平气和和不骂人。

编者按：

黎瑾校友为“钟声”写“黎瑾谈建筑”介绍他在美国自建别墅的经验和体会。去年的“钟声”受篇幅限制，只登载了开篇的部分。

今年，我们继续刊出其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建房的整个过程。此外，我们在此向

BUILD YOUR OWN DREAM HOUSE (II)

黎瑾

找地

参观我新房后的朋友一般都会兴奋地说：“我以后也要找块地请你盖。”对此我反而无动于衷，原因是现在找地越来越困难。美国的东西两岸是近几年来房地产最热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好的学区找到一块能自己盖的地更是难上加难。美国的公共教育多为就近入学，按居住地而定，中小學生不必象中国小孩那样拼命考重点，可谓幸福之极。华人重教育，所以有学龄儿童的家长在选新居时特别重视学区。于是好学区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来源也越来越紧。然而，如果你已经进入“空巢期”，小孩已将上大学飞走了，那时你可选择的余地就大了。

房地产业，这一名称应更精确地改为“地房地产业”，地是起点，是首位。这对有心自己盖房者是如此，对我们这种吃这行饭的人则更是如此。我曾在一家既是开发商又是建筑商的公司里工作过。这家公司一年要盖近百栋房子。公司老板整天忙的就是找地，找那种有可能变成住宅小区的农田。然后通过一系列法律手续和规划设计，将土地身份从单一农田转为多块住宅地。尽管这些都还是纸面上的，那已经是大功告成了。这一过程英语叫“subdivision”。完成这一过程少则一年多，多则几年甚至上十年。有时我们看到一块寂静的农田突然开进推土机，一时喧哗热闹起来，实际上这已经是整个过程的尾声了。想想我们当初从学生身份变成绿卡再成公民的过程，土地身份的转变一样是艰辛的。所以我们老板一直说，有地才有公司的存在。地没了，大家都散伙回家。

开发商把地规划好(切豆腐干)，再把路修好，水电气等接通后，接下来就二种做法：一种是自己独吞，自己当建筑承包商，先盖个样板房，委托房地产经纪人招揽买主。签好合约后，三至六个月交房。另一种是把整个小区卖给一个或几个建筑承包商，由他们慢慢盖。而开发商就把资金与精力转到新的地盘上去。在美国，建筑承包商(builder)多为组织者，下面还有分包商

(subcontractor)，他们才真正是动手的工匠。一栋普通民居，从基础开挖，盖顶到炉灶安装，总包商要跟十几，二十家分包商打交道：式样，规范，价格，工期，质量，上下衔接等等都要一一谈妥。我在美国至今还没发现一家从头到尾全部由自己的队伍施工的‘大建筑公司’。因为公司有大的，但并不愚蠢到去养一大帮工人的地步。

承包商规模有大有小，多为几人，十几人，单个更是比比皆是，我也算是其中之一。承包商往往是工匠出身，对整个过程有透彻的了解，也有动手的技能。任何细节都忽视不得。不然的话，组织者就成了擦屁股者。在开发商，承包商，分包商这样系列中，开发商当然是财大气粗者，谁都羡慕他们的成功。除了资本外，对当地情况与人缘的深层了解，是我们这代外来移民望之不及的。这也是常有华人投资房产成功的故事，而鲜有开发地产的报道的缘故。

因为小区(development)土地都是独家(或几家)经营，客户买下块地后非得由拥有土地的开发商或承包商帮你盖，外来建筑商不得染指。这才有“钓鱼钩”现象，即以地作为“饵”，开价不高，而从建筑费中赚大头。由此可想象，那些没有限制，可由任何人盖的地(多为散地，不在开发区中)，价格也不会便宜，因为卖主不可能再赚到你的建筑费，是一次性交易。这种散地往往在成熟开发区中(老区)或是在乡间。周围树木茂盛，鸟语花香，比之光秃秃一片的新开发区，更多一点自然情调，地块往往也大。这就是我不愿挤在小区的原因。然而，读我这篇文章地朋友，大多最后还是落流。而找散地需要一定的眼光和胆识。下面以我自己的经历，略述一二。

十多年前，我自己找了一块地盖了我到美国后的第一幢房子，外形是简单一个“box”，是造价低，很实用的“殖民式”。住了十几年下来可能是眼界高了，越看越不满意。帮人家盖的，一幢幢都超过自己住的，于是想改朝换代的念头与日俱增。二年前，便决定把现

有的卖掉，再盖一栋新的。那时，我们已经在邻县买了一块地，在一片树林里，环境很好。但学区中等，而老房子所在的学区则是Lancaster数一数二的。读小学的儿子也不愿换学校，于是只好在本地区找。我们在当地住了十多年了，算是老居民了。加上多年认识的经纪人又是这一行的高手，我们二个把市面上“for sale”的地都过了一遍，逐个“drive-by”，但没一块中意的。于是那位经纪人更进一步，从税图上找那些空置但没上市的地块，逐一打电话给地产主人讯问他们是否有出卖的意愿。大家可以想象，这样问上去，人家开的都是“天价”。但至少开辟了新的领域，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我们现在这块地就是这样来的。这块地曾经在市面上五年，但一直无人问津。主人只好从市场上撤下来。我们问上去，她当然愿意出手。从此开始了半年之久的谈判。她开价9万，但我的经纪人从档案中查到她上市过程中曾开价五万。以此为筹码，最后以6万5成交。这块地无人问津是有原因的。那里杂草丛生，一片原始森林景象，必须长袖长裤手拿砍刀才能进入。树木遮天，根本看不到远景。更重要的是，从马路口要修长达800尺的通道才能到达这块地。而且一路上坡，很陡。上水，下水，电源，电话线，有线电视，共有六条管线都要从马路口沿通道修进来。这都是买主必须自己花钱请专业工程队来搞的。除了这些，还有意想不到的。在基础开挖时碰到岩石，不得不放炮。又破费了我一大笔。所以现在朋友们来我家，站在阳台上极目百里，都说这么好的地你是怎么找到的。但谁能想象当初，买下这块地后，我开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带了一帮小工来清场。油锯一响，只见三头鹿从密林中窜出，我只好说对不起了。

设计

美国的别墅，实际上是很普通的称之为“Single House”的独栋单体建筑。与中国情况相反，美国地方政府对连体成排或高层等多家庭民居的控制，比对“别墅”更严格。投资者千方百计想找这类地块，可这比找独栋的别墅地块更难。别墅房型多种多样，要有一本书的篇幅才能介绍清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房型必须根据地形而定，应先有地后设计。我不相信风水，对此也无研究，但我找的这块地使我盖的房子正好是“坐北朝南”，砍掉树后，南面一片开阔，晴天可极目万里。

然而，这种地势对美国传统的房间布局反而是一种挑战。美国人喜欢房后朝南，大门朝北。我很认同这种传统。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室内区域可大致分为正式场合区和非正式场合区：会客室，餐厅，门厅为正式区，一般位于房子前部；厨房，起居室（Family Room）以及阳台，为非正式区，处于后部。而这正好是

家人经常使用的地方，当然希望朝南，而会客厅与餐厅是摆样子的，一年用不了几次，理应朝北。

我家是从南面上坡，大门朝东南。按美国传统设计，最常用的非正式区域将朝北坡，而不常用的房间则会朝风景最好的南面。如何避免这一格局，就成了我设计中的难题。

讲到设计，美国的房型图可真是满街都可以看到。走进任何超市，在付款柜台旁很明显的地方，就有房型杂志，与化妆品和服装杂志并列。更不要说书店了，满架都是。如果你从杂志上选到中意的简图，只要一个电话加信用卡号码，一个星期内，全套正规图纸就送上门了。代价是五百到一千不等。这是一种实惠的选择，但对我们建筑商来说，这种图纸必须仔细校对才能使用。设计者与施工者之间永远是有矛盾的。

由于找不到现成的图纸，只得自行设计。数月之内三易其稿，终于确定了现在这种以英国都铎（Tudor）式为主，加上些法国情调的外形设计，宛若中世纪的小城堡。室内装饰则以木为主，多显乡村风格。总使用面积约350平方米，上下二层，外加地下室，为可走出式。

说到地下室，在我们这个地区（宾州）似乎是必不可少。这对今后再出售很重要，与传统有关。更重要的是，地下室能装修成生活空间，这样，你的房屋使用面积大大增加，但房地产税不一定跟着增加。

由于房型设计这一课题技术性太强，过于枯燥，这里不赘述。但有些趋势请大家注意。比如，越来越多的二层楼房设计把主卧房搬到了一楼，这对上了年纪或想把年迈的父母接来小住的朋友来说，更应加以考虑。还有厨房变得越来越讲究，且居房屋的中心位置。而国内由于保姆普遍，上馆子方便，所以厨房往往偏于一隅，又小又简单。在美国搞装修的都知道，在厨房中花的钱，在今后的再出售时回报率最高。对房屋外形来说，屋顶坡度越陡，坡面交叉越复杂，墙体转角越多，则越能体现档次，但你的口袋也必须越深。为了维护档次与总体形象，有些小区还有规定，前立面必须要以石或砖贴面才行。设计是影响房屋造价的重要一环。在美国，造价的地区差别有（主要是人工费差别），但远不如地价差别那么大，每平方英尺造价从60美元（最基本）到150美元不等，一般在80到90美元之间。这是包括全部装修完毕的总成本。在美国，没有象中国通行的那种“毛坯”房的概念，还得房主自己折腾搞装修。在这里，房主只要搬进沙发，冰箱，就可做饭过日子。

最后，说一个常被问及的问题：你有这么大的地，为什么不盖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回答是没人限制你的大小和豪华程度，这方面你尽可随心所欲，但只有傻冒才这么干。设想你在周围都只是20万房价的地方，平地而起一栋百万豪宅，你的邻居一般会暗自高兴，他

们的房子身价也水涨船高，借你的光了，说不定今后可多卖2-3万。但你这栋“鹤立鸡群”的豪宅，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你的房价会被周围的房子的房价拉下去的。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在好区盖差房而不是在差区盖好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开发区都有一个叫做“deed restriction”的准法律文件，规定你的房子必须达到什么标准，能高不能低。更严格一点的，还有不能晒衣服（短裤胸罩太不雅观），不能把小卡车停在外面（以免破坏白领社区的形象）等等，厚厚一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保持档次，维护房价。美国喜欢标榜自由平等，但在居住方面可真是“人以群分，房以类聚”。我在早先一章中，建议多数人还是落户开发区。这比较保险，其原因就在于此。

施工过程

再回到我自己的那幢房子，看看它是怎样从图纸变成实物的。

第一步是要取得当地政府（最基层政府，如 Township, Boro, City等）的建筑许可。就盖房子的过程而言，美国可不是一个自由世界，可由你随心所欲。经常有人问我，你的地块这么大，为什么不可以盖几栋，自己住一栋，再出租另几栋，回答是“没门”。如前所述，每块地都有其一定的身份。是商用地不能盖民居，反之也一样。是单户地就只能盖一幢，不管这块地是1/3英亩还是300英亩。更严格地说，一栋房还不分层出租给其他家庭（亲戚可以，但不能商业性出租）。当然，这一点就看你是否被抓住了（通常是邻居告发）。

政府不但审查你是否按土地身份盖允许盖的房子，而且还仔细审查你的房子的结构，接点受力，用材尺寸是否符合建筑规范。据我所知，多数地方政府是不计较你是否是一个注册建筑商（许多州还没有“注册”这一说）还是一般的房主，只要你呈送的图纸，说明，表格符合规范，一看就知道是内行弄的，就可以。象我们这种小地方，官员们对房主想自盖住宅多持宽容态度，给以帮助，知道房主想省钱，辛辛苦苦不容易。他们对专业人员反而不客气，认为你可能明知故犯。

地方政府的房检员不但审查你的图纸，在以后的整个施工过程中，每个关键阶段，如地基，屋架，水，电安装等，他们都要来看一下，检查通过后签了名，我才能继续施工。在这个地区盖房子我过了8, 9道检查，重点都与结构和安全有关。至于油漆漆得好不好，地毯质量怎样，他就不管了。这是要房主自己费心的地方。所以，一个外行人请建筑商盖房子，一般不必担心今后房子会不会倒，这有政府给你把着关哪。

说到这里，有感而发。尽管检查这么严格，我可从未有受刁难的经历。大概这与我们这种小地方的民

风有关。有时电话中说好上午11点来现场检查，来了后转一圈，少则5分钟，多则半个小时就行了或者有问题要你改进后他再来第二次）。

整个过程我连水都没倒一杯，更不用说下馆子请吃饭了（真要请他下馆子，他倒会警觉起来，怀疑你可能搞什么鬼）。所以，在这里搞建筑，我只是一门心思在技术上下功夫。

许可证审批过程大约要两个多星期。拿到许可证后，就可以开始动工了。我请的第一个分包商是测量公司。他们根据图纸，打好角桩。第二个分包商是基础开挖公司。大型平板车拉着履带式推土机到工地，轰鸣声打破了以往的寂静，向邻居们宣告工程的开始。这时，你应该做一点小小的公共关系，告诉邻居们你的房子的式样，请他们原谅这段时间的施工可能会干扰他们的安静，等等。这对今后搞好邻里关系大有好处。

对外行来说，开始阶段的工程进度可用“瞠目结舌”来形容：推土机一到两天即把基础开挖好，接下来是地下室基础墙。我采用的是工厂化水泥预制墙，巨型吊车一天就把整个基础搞定，其场面煞是壮观。吊车刚撤，建材行的平板车就把各种木材运到工地。在美国，95%以上的民居还是采用木结构，钢和水泥结构在这里算是新技术，占5%都不到。多数小建筑商是自己建墙体。我领着2, 3个小工，钉子枪嘟嘟作响，一个星期楼面和墙体就起来了。屋顶人字架是工厂预制的，一天就吊装完毕。至此，年过半百的我还能对付，干惯了，但到盖屋顶面板时，就感到力不从心了。通常是房子越高档，屋顶坡度越大。象我这种城堡式的，有部分屋顶坡度为60%，在这上面施工可是真本事。好在小工中有几个厉害的，我在下面指挥，他们在上面干，整个过程平安无事（但保险是必须购买的）。

结构完成后，就是盖瓦。我是分包给当地的阿米什（Amish）工匠干的。我们这个地区是美国的一个旅游点，就是因为这里居住着这样一批（几万）早期德国移民，因为受宗教迫害迁居到对宗教信仰宽容的宾州，至今仍自觉地保留着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不用电，不开车，不看电视，不用电话；男的黑衣白衫，女的没有任何首饰。他们以务农为生，兼做木工与建筑。因为从来不用化肥，这里土地之肥沃，是全美首屈一指的。难能可贵的是，这些Amish并不是封闭在某一个“公社”里，而是生活在美国人中间。他们驾着马车上超市，在工地上与其他工匠一样谈笑风生。这些Amish也不穷，他们的银行存款可比以借贷为生的美国人多。我请的那位大胡子瓦工老板，拥有好几辆工具车（小卡车），由他雇的美国工人开，他坐在旁边打手机联系业务。他们多住在郊外，拥有农庄，所有这些现代化的玩意，在进家门都留在农庄的仓库里。家里点汽灯（用煤油），也有冰箱（不用电的），家具古色古香一应俱

全。1984年，由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主演的电影“见证人”，以Amish社区为背景，公映后在全美掀起一股好奇 Amish 热。据说连中国教育部都派出“德育”代表团前来考察如何“拒腐蚀，永不沾”。

盖完瓦上好门窗，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室内从此不受风吹雨淋了。从破土到封顶，一个月中，轰轰烈烈，进展可谓神速。然而以后的几个月中，工程似乎停顿了。不解的房主往往会猜测到底哪里得罪了建筑商，或者是工匠们开始本性暴露磨洋工了！有经验的承包商往往事先会解释这是建筑进展的特点。大呼隆的阶段过去了，接下去的都是慢工细活。水，电，气，取暖空调，电话电视，这些房子功能性的设施，必须在封内墙板前布线排管并测试无误。同时，建筑外表装饰性的砖，石，立面也必须一块块地砌筑。这些都比做房架慢，看上去不出活，但却是很关键的。

功能性设施的排管布线，都是我自己动手的。这是建房中的“high tech”（高科技），我比较熟悉，也为了省钱，因为这类工匠都算高级蓝领，要价不菲。完工后，政府官员会来对结构，水，电，气逐项进行检查，认定合格后，才能塞保温棉，封内墙板。内墙板称为“drywall”，是纸面石膏板，看上去很“cheap”，但下至“平民楼”，上至百万豪宅，现在都用这种板。

上墙板的活，我是分包出去的。一下子来了十几个墨西哥人，几天就上好了。但刮灰抹平可急不得，由一，二个老手慢慢来，要刮三道才能平整。在这之后是喷漆，整个室内就“亮壁生辉”。女主人往往这时才能憧憬将来的家具布置。而在这之前，整个室内就象是木架的森林，很难想象房间隔好后的情景。

接下去的内装修，应该是房主最关心的一个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有地方政府的检察官帮你把关的话，到此，他们就撒手不管了。在这之前所用的材料多为“大路货”，你不必也不可能去关心电线是什么牌子的，石膏板是哪个公司出的，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到了装修阶段，所用材料差别极大，档次高低，价格悬殊，这时，是房主与承包商最容易产生矛盾的时候。对这一敏感区域，多年来我们这一行已经形成一种通行的办法，即走两个极端：一是仔细，二是含糊。前者是在合同中仔细标明所用材料的品牌型号，或者说，样样都以样板房为准。后者则是以“Allowance”的形式出现，干脆由房主自行选择。以厨房柜橱为例。合同中可标明“Allowance”为五千美元，这部分钱空出来由房主自行安排，可买便宜的装饰板门（美其名曰欧洲风格），也可以加钱去买樱桃木的。建筑商空出的这部分成本往往偏低，实际上总会超支。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想想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干脆咬咬牙上档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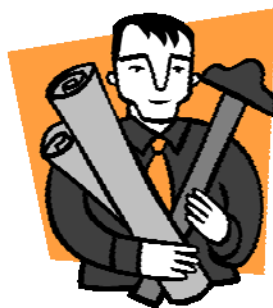
在目前这种房地产热的形势下，房子一出来就卖掉，发展商和建筑商个个牛气十足。他们从熟悉的渠

道大量进货，价格很低。给你装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房主讨价还价的筹码已经很少了。

以上是整个建房过程的介绍，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在当地我也经常给朋友们提供免费的咨询。总有电话来询问建房过程中的细节。建房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我在此能提及的仅仅是九牛一毛。所以，对那些现在还住公寓楼而考虑置房产的第一次购房者，我的建议是不妨从买现房开始。因为从租房到自有房，你已经跳了一大步，从“Apartment”出来进入“别墅”，你的感觉是样样都好，对所用材料的差别，你一下子可能察觉不出。知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眼界也有一个提高的过程，这需要时间。要住上一段时间，走家串门多了，你才有比较，才有体会，才会有“move-up”的要求。在美国，很少有人在一幢房子里住一辈子的，你也不例外。只有到那时，你才会有对现房的不满意，才会感到自己找地和选型的必要。也只有到那时，你才有与承包商打交道及讨价还价的信心和知识，乃至撇开承包商自己当组织者的勇气和能力。

再回到我自己建的这幢房子。因为想省钱，所以凡是自己能动手的都自己干了，这样工期就长了一点，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其中还干了点零活，赚点小钱。如果按常规，一般性的房子，三个月至半年就可以完工。

这幢房子的总现金支出为32万美元，税务局估价42万，所以我自己一年的辛苦钱算起来有10万，还算不错。唯一损失的是肚围，从34减回到32。



答案:

照片上都是67届中（二）六班的同学，从左到右：曾小迅，张黎黎，蒋云华，七一拖拉机厂的王师傅，邵长灿，范元玲，刘玲，

书评:

ON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BY NIEN CHENG

Zhan Bing-Yi

This much publicized book first saw light in 1984 and it was only recently that I laid my hands on it and read it at one sitting, completely carried away by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Cheng, educated in Britain and able to speak impeccable English, was hired by the British Shell Oil Company to manage its Shanghai branch office in place of her husband who had died of cancer. In 1950's while the general population lived a Spartan existence, Cheng was able to maintain her extravagant lifestyle that made anyone's jaw drop, living in a big mansion, serving guests with the fine British-made porcelain tea set, and assisted by two servants and a private chauffeur. Her excessive wealth naturally made her an apparent victi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what underlies her inhuman sufferings is an incredible political maneuver. The ultra-Leftist radicals reasoned: if they were able to nail down Cheng as a spy, the Shell office in Shanghai could be likewise pinned down as a spy ring. And the alleged spy affair could be used as a political leverage against Premier Chou En-Lai who had approved the British firm's business operation in China. The radicals' strategy was absurd and laughable. But it was a real happening that Cheng became, without knowing it, a pawn in the cut-throat power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hierarchy.

Cheng's ordeals started with ransacking of her house and destruction of her priceless collectibles by fanatical mobsters, followed by solitary confinement, brutal

beatings, several times to an inch of her life, extreme malnutrition, and mental exhaustion. Her family tragedy culminated in the death of her only daughter, a movie actress, who was pushed over from a high-rise next door to Shanghai's famed Park Hotel.

The book touches upon her close friend, Li Cui-cheng, a pianist by profession and a deputy director in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According to my cousin who had taken piano lessons from her, the day before her suicide, Li had met Fu Lei, the well-known translator of Balzac. Both agreed to end their lives on the same day and in the same fashion. It was chilling to learn that before putting her head under gas, Li had well groomed herself, put on her holiday best and left enough money for the cremation of her own remains, and a brief note saying that she was too tired to live.

The book will strike a ready echo in the hearts of those who unfortunately lived through a decade-long turbulence from 1966 – 1967, and can well serve as instructional reading for the Chinese younger generation in America. It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the author, frail and delicate as she was, fought hard although the odds were seemingly stacked against her but emerged victorious in the end. Her integrity and courage command our respect. Today, at 92, Nien Cheng lives alone but vindicated in an apartment in Washington, D.C. My cousin makes a point to call to say "Hello" to her every Christmas.

作者介绍:

Zhan Bing-Yi (Alumnus ID: 198), aka Benjamin Chang, a 1961 senior high graduate, earned a B.A. fro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and an M.A. from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He has been on the faculty of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since 1988.

编者按：

Nien Cheng 郑念是我们校友 Dunping Wang 王敦平（#165）的姨妈，她们保持经常电话，Email联系。92岁的郑念女士现在Washington D.C. 独住，生活起居一切自己料理，头脑还非常敏锐，尤其关心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问题。

I want to thank Alumni friend Zhan Bing-Yi's kind article about my aunt Nien Cheng. I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as a side note. My aunt had never worked for any Chinese government or private entity and she went abroad whil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Against all odds, she decided to stay in China when liberation army marched into Shanghai. After all the tragedy and final escape, I saw a picture from news with my aunt's happy face under statue of liberty where she took oath becoming an American citizen. She told me that she wants to be a good citizen, even went to school to study American history. But later she found "no matter where I am, I am always at heart a Chinese." She realized this at the event of 6/4 1989. "No place would touch my heart that deep." Nien is in a way very westernized woman, but she always at heart a Chinese who loves her motherland, even after paid ultimate price for it.

Dunping Wang

猜一猜，谁是这些站在红楼前的女孩？



- 这张珍贵照片由洪波提供

请你告诉您的同学, 同学的同学来加入:

WEI-YU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NORTH AMERICA CHAPTER

NAME (CHINESE): _____ (ENGLISH) (MR. /MS.): _____

MEMBER NO. _____, __ TEACHER, __ STUDENT CLASS (YEAR) _____ JUNIOR, _____ SENIOR

HOME EMAIL: _____ PHONE: _____ FAX: _____

HOME ADDRESS: _____ CELL PHONE: _____

COMPANY: _____, POSITION: _____

BUSINESS EMAIL: _____, PHONE: _____, FAX: _____

BUSINESS ADDRESS: _____

EXPERTISE/SPECIALTY: _____

PREFERRED EMAIL ADDRESS: __ HOME, __ BUSINESS, PREFERRED MAILING ADDRESS: __ HOME, __ BUSINESS

PREFERRED TELEPHONE: __ HOME, __ BUSINESS, __ CELL PHONE, __ PLEASE UPDATE MY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ALUMNI REUNIONS AND ACTIVITIES OF THE FOLLOWING REGIONS:

EASTERN USA WESTERN USA MID USA SOUTHERN USA CANADA

I RECOMMEND (NAME) _____ AND I VOLUNTEER TO BE THE REGIONAL COORDINATORS OF:

EASTERN USA WESTERN USA MID USA SOUTHERN USA CANADA

I CAN HELP FOR: _____

MY SUGGESTIONS: _____

PLEASE DO NOT: CALL ME, SEND ME EMAILS, SEND ME WEI-YU PUBLICATIONS, CONTACT ME

I HAVE PAID THE MEMBERSHIP DUE FOR THIS YEAR. I AM SENDING A CHECK WITH THIS FORM FOR:

MY MEMBERSHIP FEE (\$10.00/YEAR) \$ _____ OF YEARS _____

MY DONATION OF \$ _____ TO ALUMNI PUBLICATIONS, REUNIONS, WEI-YU HIGH SCHOOL

SUPPORTING FRIENDS (NAME) _____, OTHER _____

SIGNATURE: _____, DATE: _____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HUILI XU. PLEASE SEND YOUR COMPLETED FORM AND CHECK TO HUILI XU, 72-35 112TH STREET, #2C, FOREST HILLS, NY, 11375.

(YOUR MEMBERSHIP FEE AND DONATION WILL BE LISTED IN THE NEXT ANNUAL PUBLICATION "ZHONG SHENG" .)

征稿启事

亲爱的校友们:

<钟声> 编辑部全体同仁向你们问好并向你们征稿。

我们的校友会是联谊组织,它的性质决定了<钟声> 既不是专业杂志,也不是文学爱好者的沙龙,而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让校友交流思想抒发情怀的园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畅谈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也可以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职的酸甜苦辣;我们可以分析在社会上交朋结友的为人之道,也可以解剖在职场中左右逢源的处事技巧。我们可以细说云游世界的奇闻异闻,也可以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我们可以议论时事政治,也可以点评文学艺术。

换言之,在<钟声> 上,你可以介绍你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或戏剧,品尝过的美食,逛过的商店,欣赏过的音乐,游览过的青山碧水,参观过的古迹和博物馆;你可以评点一盘绝地逢生的棋局,一场扣人心弦的球赛,一处令人流连忘返的景点,一本传世的经典著作;……甚至,平淡生活中的点滴经验和旁门左道的传奇故事:一篇菜谱,一个笑话,一段育花经,一种投资方法,一条养生之道,一次惊心动魄的险遇,一则科学新发现的消息,三言两语也好,长篇大论也罢,都可以写来发表。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来稿照登——这个园地既要有参天大树,也要有百花吐艳,更少不了茵茵绿草地。<钟声> 既是大家的园地,我们每个人就是园丁。有了园丁的尽心勤力,还怕没有<钟声> 这个园地的生机勃勃,花木繁茂么?

在此我们向已经为<钟声> 写过稿的校友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同时希望没有动过笔的校友来稿。稿件最好以可编辑的中文电子文件(英文也可以) Email给我们,存在磁盘或光碟片上邮寄也可以(当然,我们也欢迎手稿,只是编辑部人手财力有限,所以希望尽可能为电子文件,以减少文字输入的工作量。).

祝大家健康,快乐!

2006 <钟声> 编辑部:

瞿德霖(164) 蒋青(058) 洪钧言(197) 吴攸承(229)
徐慧丽(062) 田瑞芬(221) 罗首初(180)

编辑部主要收稿人通讯地址:

蒋青	Mr. Qing Jiang 514 Berkley Road Nerberth, PA 19072	Email: qingjiang@hotmail.com Tel: (610)617-0368
洪钧言	Mr. Jun-Yan Hong 7 Wheatfield Rd Flemington, NJ 08822	Email: jyhong@eghsi.rutgers.edu Tel: (908)788-2850
罗首初	Ms. Shouchu Luo 64-20 84 Place Middle Village, NY 11379	Email: luo@scjc.state.ny.us Tel: (718) 894-1665 (night) (212) 809-3703 (day)

<钟声> 编辑组谨提请各位校友注意:

本刊各篇文章的内容均由撰稿人负责,编辑组成员尽责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和文章的观点无关,希望大家理解,谢谢。